



中国现代文化名人

亲情

李渔村
彭国梁
编

散文选

父子情、母女情、夫妻情、兄弟情、姐妹情……人伦之情，出自天性。

出自天性，其间便充满着真纯，便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
情从内心深处流淌而出。因此，这天伦之情也就成了文学的
永恒主题。

这些亲情散文，或如诉如泣，九曲回肠，或撕心裂胆，
勾魂摄魄，或脉脉温情，依依离情，眷眷深情，万种柔情，
一腔爱恋……真正是一个情字了得！

·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·

中国现代 文化名人 亲情 散文选

李渔村 彭国梁 编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亲情散文选

李渔村 彭国梁编

责任编辑：周 实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8.5 插页：1

字数：447,000 印数：1—15,000

ISBN 7-5404-0943-6

I·748 定价：7.90元

目 次

川 岛

桥上1

王以仁

枇杷4

丰子恺

给我的孩子们.....8

儿女.....12

作父亲.....16

送阿宝出黄金时代19

我的母亲.....24

方令孺

悼玮德.....28

凤 子

夜泣.....36

巴 金

做大哥的人39

再忆萧珊	47
田 汉	
白梅之园的内外	50
叶 紫	
殇儿记	63
鬼	66
包天笑	
钏影楼回忆录	70
石评梅	
墓畔哀歌	85
缄情寄向黄泉	90
齐白石	
白石老人自述	95
老 舍	
我的母亲	127
任白戈	
念祖母	133
朱 湘	
寄霓君	137
朱自清	
背影	144
儿女	147
给亡妇	153

孙福熙

我纪念我的姑母和父亲157

许 杰

女孩子的教训160

陈翔鹤

悼——163

何家槐

梦醒的时候173

白舅舅184

许广平

最后一天196

许地山

落花生201

李蕤

柿园203

李霁野

三幅遗容214

李广田

悲哀的玩具226

回声230

投荒者235

李唯建

忆庐隐241

张明明

严厉的父亲248

张爱玲

私语251

胡 蝶

奔波的童年264

沈从文

西山的月268

吴伯箫

马272

邹韬奋

我的母亲277

庐 隐

郭君梦良行状.....282

雷峰塔下287

赠李唯建290

吴组缃

悼麀儿292

冰 心

寄给父亲300

寄给母亲308

南归313

周作人

初恋	339
若子的病	341
郁达夫	
一个人在途上	344
记耀春之殇	351
林语堂	
我的婚姻	354
林徽因	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	358
罗黑芷	
乡愁	364
胡 适	
我的母亲	368
钟敬文	
逝者如斯	373
废 名	
散文	376
徐志摩	
我的彼得	380
我的祖母之死	385
致陆小曼	399
徐懋庸	
母亲	403

郭沫若

芭蕉花409

梁实秋

槐园梦忆413

聂绀弩

怎样做母亲454

钱 穆

八十忆双亲466

萧 军

母亲489

萧 红

初冬494

他的上唇挂霜了498

淦女士

慈母501

谢冰莹

姊姊509

傅东华

父亲的新年526

鲁 迅

风筝529

鲁 彦

旅人的心532

父亲的玳瑁.....	539
储安平	
墙	546
碧 野	
母亲	556
缪崇群	
芸姊	561
缀	567
花床	569
黎烈文	
秋外套	571
崇高的母性	575
后记	

川 岛

川岛（1901—1981），名廷谦，字矛尘，浙江绍兴人，教授、现代作家，著有散文集《月夜》、《和鲁迅相处的日子》等。

桥上

——断藕之一

——这一年我是几岁呢：十一？十二？我的姑母许还记得吧，他们说，伊比我大四岁，那末伊该是十五或者十六了，在那一年。

如今我是连我当时的年纪也已忘却，在那时只听说伊比我年长四岁，我那渺茫的幻想就如得了多少的保障，深深地镌在记忆中到如今还没有褪去微笑的颜色。我属牛，伊属鸡，据说肖数是相合的。你看，够多巧呀，这个合，我听了，真是——比我刚知道伊那小名儿时还要高兴。

我是跟祖母到姑母家去做客的，姑母的住所和伊家隔着一条河，虽然中间有桥并不碍事，可是要没有这条河，伊便成了我姑母家的近邻，不至于如现在生分！一说起来便是西岸开洋货铺家的英姑，好似两家的门口不就有桥，离的如何辽远。

倘若我站在姑母家的门口——就说是桥上吧，据我此刻的推

测，当不仅是邻近的人家或者英姑家里，知道我是谁家的客；就是常在桥上走过的人，也该知道我是一个异乡人。

薄暮的时节，在桥上望不见落日，要是伊也在门口，那晚霞——晚霞般的美的便依稀能在西方觑见，见了使我感到勾灭。因此，不但薄暮时节，几日来我于午前后也和姑母说到桥上来看船了。那船也真好看：一只出坂船，夫妇分坐在船的两头上使桨，中舱堆着不多的白菜和萝卜，根际还带着泥。一只渔船，船艄上放着一顶大箬帽，箬帽底下露出来一点蓑衣的角，中舱里是几盆鱼，鱼都是活的，我知道有一种是鲈鱼，就如鳊鱼似的，渔夫坐在船头上使桨；有时在中舱里大约是渔人的子侄，用蚌壳把船中的积水往船外泼。要是卖番薯或者菱角的，还有一只竹篮里放着秤，叫卖的人便是在船头上划桨的人……我老实说，那时所要看的不是这些，是比这些更要好看的英姑娘。

如何我会知道伊叫阿英呢，是伊自己告我的。伊的半个身子倚在桥梁上，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和我说：“爹和娘都叫我阿英，三弟讨厌，他老说我是苍蝇。”后来也听得我姑母说，西岸的英姑和檀哥儿倒顶说得来的，他们的肖数也合。

我们时常在桥上相遇，见了面彼此都带笑，笑的时候伊的脸上有两个酒涡。却是好笑，见面不一会我便摔了那颤动的心油讪地离远伊了，虽是落了桥还回头来偷看，但往往是四目相遇，那我就该很快的跑进姑母家去，在门斗里站一会等脸上不大热时再出来，如果伊还在桥上，那末我——我那时真难为情。伊又该眼睛钉住了我抿着嘴笑了。

也是一个薄暮的时节，我凭着桥梁在看——看的是什么已经忘记。忽然背后娇滴滴地一声：“檀哥儿，看什么咧？”我回转头来知道叫我的便是英姑，我却窘了，真窘，窘的脸都——该发紫了吧？我还说：

“骇我一跳。”

“你又要逃了吧？”

我更羞了，伊似乎也有点脸红，红的才好看咧。不久彼此都恢复了常态，且也亲热起来。忘了怎么个来由，这其间伊把小名儿也告了我。后来伊弟弟来叫伊去吃饭，临走时还和我说：

“唔。”

明朝，家里来人把祖母和我都接回家去。我一夜来预备要和伊说的话也不及说。回家后还不时的想起伊，有时说话绕了多少弯子向姑母家的来人面前探伊的消息，到而今十几年了我还能想起伊那迷人——至少迷我的两只大眼。

人们也许轻易看过了水上的浮萍，也许珍重沾在襟上的飞絮。至于我，这偶然的遭遇便在记忆上撒下了种子，四年前我重到桥上，曾逗起我当时缭乱的情意，今年深夜中又经过旧时伊家的门口，虽然一切已经模糊的犹如夜色，但是伊的情影毕竟在我的记忆上撒下了种子，使我忽然感到当时的孤寂。

王以仁

王以仁（1902—1926）字盟鸥。浙江省天台县人。
现代作家。1923年后致力于文学创作，1926年夏秋之间，
由于失恋在海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自杀。著有《孤雁》等

枇杷

又是初夏时节了。街上的水果店内，一处处都陈列着黄得可爱的枇杷。贪吃水果的我，每逢走到枇杷摊畔的时候，喉咙总觉得痒起来的样子；但是两手向一空如洗的袋中按着时，又不免沉寂的叹了一口气，只能把口内的唾液，向肚皮里倒咽下去，作个聊以过瘾。

迅速的光阴和凄迷的残梦似的永远不肯在人间留着一丝痕迹。到杭州的时间已足足的有三个月了。杭州的日子似乎有点和别处不同，我总觉得它太长，一面又觉得它太短。情绪纷歧的我怕是已经忘记了人间的岁月。若不是许多家人妇女的车前或轿后飘着几串纸钱；若不是随处荒芜满目的坟茔，有如许摇动着的衣香裙影在那里伸出纤纤的玉指展拜；若不是染成血色的杜鹃，衬贴在光华焕发的美女的髻旁；我差不多忘却了那天的清明佳节。若不是湖滨有如许的善男信女，买来了整千整万的鱼虾在那边放生，若不是和妇人的嘴唇一般鲜红，和妇人的眼珠一般清润而活

动的樱桃，一篮篮的在街上叫卖；若不是那个无聊的男子故意把青梅子拿到我的面前来招呼我的生意，令我的口旁流下了两道酸味的唾液；我也差不多忘却了那天是称人轻重的立夏。催人老去的岁月，真是令人不堪回首呀！

如今又是换来了一种不同的情调了，在两眼开阖了几次的中间，清明和立夏都不声不响地埋葬在残灰一般的光阴之下了。回想起来，孤山的梅花飞落的情形，仿佛如在目前，又仿佛和隔世的事情一样。只有令人齿酸的梅子，曾经伴过了朱红的樱桃。现在又在水果店内伴着橙黄的枇杷。可怜孤山上的树树梅花，只留一片青葱的绿叶了。

我对着几个黄色的枇杷，想起了一件儿时的旧事，那时不知是六岁还是七岁，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清楚。

我刚从书房中和我的堂兄携手回家，白发婆婆的祖母，笑容满遮着她的脸孔，额上的皱纹也似乎露出了一种愉快的颜色；几颗残留在内的上下不相对的牙齿，露在我的眼前。她一手牵着我的堂兄，一手牵着我；我们两人绕在祖母的两旁，一步一跳的走进祖母的房内。

“你们晓得我有什么东西给你们吃？”贪吃的我真高兴得跳起来了。我的堂兄只比我大得三岁，却已经有些老成持重的模样，和我有些不同。

“是山查糕吧？”因为我在两天以前，曾经看见一个同学在那边吃着山查糕，我心里觉得红得非常可爱。到那天还没有忘记，所以不期而然的说了出来。

“不是！”祖母摇着头，稀疏的白发在头上摆动。

“是冰糖吧？”我的堂兄说。因为他平常洗脚和剃头的时候，必定要我的伯父给他冰糖吃，他才肯听伯父的吩咐。

“那末一定是糖霜孩了。”我接着说。

我的祖母摇着头说我们都没有猜着。我的堂兄和我都呆呆的看着祖母出神。

“请你告诉我，那东西的形状。祖母！”毕竟是年纪大一点的堂兄，理想比我周到得多多了。

“那东西的形状是圆的，而且是果子。”

“是梅子吧？一定是妗婆家里送来的梅子。”我的堂兄这样下注脚的说，我也觉得是梅子无疑了。我有些奇怪，为什么连每年都有人送来的梅子，想都想不到。

祖母依然笑着摇头，我又觉得非常失望，我的堂兄也摸着他的耳朵在发呆。

“那末一定是杨梅了！欢庙人不是每年都有杨梅送来的吗？一定是杨梅了！”我高声的说。我以为的确是被我猜中了的，心中觉得格外的愉快，说话的声音非常洪大，似乎不是六七岁的孩子的声音。

“傻孩子！杨梅现在还没有开园呢！现在距离夏至还有一个月，哪里来的杨梅！我对你们说，是第三分二姑娘家中送来的枇杷。连这一种水果都会猜不到。”祖母微嗔带笑的抚着我的左肩，随手到橱内去拿枇杷了。

我的喉咙象一颗蚤在里面爬着的一样。恨不得把这些枇杷一口吞在肚内。祖母却慢腾腾的说：

“你们先把习字的簿子给我看，哪一个‘明珠圈’多一些，哪一个多吃几个枇杷。”

我急把我的写字簿子给我的祖母，祖母架上了一副纸框的老花眼镜，镜框系着两条青线，套在她干枯耳旁。慈祥的眼光从镜内窥着我的簿子；她看见我的加圈的要比没有加圈的多，脸上现出非常高兴的颜色。看过了我的簿子，她又去看我的堂兄的簿子。她说堂兄簿子加圈的字比我的多，却引起了我的疑心。因为那天

在书房的时候我明明数过了的，我的圈儿的确比他多得四个。平常他写字时总在大字的旁边写上了许多小字，那天却偷懒没有写上。我看见我的堂兄指点祖母看的地方，却写着累累如穿珠一般的小字。我就指破了他的伪处，对祖母说：

“这里不是；这里是前天写的，今天写的一张是没有小字添写上去的。”我就把那天写的一张寻出来给祖母看。若不是红笔在格内记上了日子，我的堂兄差不多要和我拚命的样子。我却恋恋的依在祖母的旁边。

祖母因为堂兄的伪计，罚他少吃两个枇杷。我拿十来个的枇杷，把书包丢在祖母的房内，三步并作两步的跳到母亲的房内，告诉她这枇杷的经过。母亲似怒似喜的说我未免多事，我却含着枇杷没有答应。

后来到书房去的时候，我的堂兄有好几天没有睬我，并且还约好了另外的几个同学和我作对。

现在我的祖母已经死了九年了。我每看黄色的枇杷，总想起了白发慈祥的祖母。可是叫我到何处去寻求呢？呵！人生和光阴都是不可捉摸的残梦！都是无形无迹的一缕青烟！